

## 容易受傷的男人

### 學易

經過幾天的陰陰雨雨，天氣又好起來。昨晚高中同學莉莉約我今天中午見面。電話中她顯得心情很愉快的樣子，說最近紅舫頂級牛排館打六五折，她要請我。“本來也要請白開水，但沒找到她”，她有些遺憾地說。

紅舫剛開張時我曾去過。那是一家西餐廳，位於愛河旁那棟新建好三十五層樓高，有個詩意的名字“夢萊茵”的五樓。我對它的高價位印象深刻。幾年沒去它搬家了，搬到更靠近五福路另一棟大廈的一、二樓。

我準時踏進紅舫，一樓是吧台及等候廳，用餐在二樓。走上二樓，只見擺設依然是那麼有氣派，服務人員客氣而有禮。莉莉比我早到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我坐下後對莉莉說“這是你的新衣？很好看！”“不是，是我媽的。她常買衣服，穿一、兩次就移交給我了。”莉莉輕快地回答。我一轉頭，立刻被窗外愛河的景色所吸引。我以前在離愛河不遠的地方上班，常會經過這裡，自從換了工作已好久沒來了。想起那是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心裡有些感觸。點餐之後莉莉告訴我，上回她約白開水見面，向她訴說爸爸因身體不好，而導致心情惡劣。再加上媽媽又不擅長做家務，每天午餐、晚餐都是買便當給她爸爸吃。又因受不了爸爸動不動的亂發脾氣，選擇逃避，每天下午都外出與朋友相聚。爸爸一個人在家，對每天變化不多的便當，愈吃愈乏味，看到媽媽每天時

心在南方

間一到就打扮起來，更是生氣，有天還說早晚要跳樓一了百了。

“但是，最近爸爸開朗起來了，昨晚我回家，他端出綠豆湯給我吃，是他早上煮的，冰冰涼涼的。我已經記不清爸爸上次弄東西給我吃是什麼時候了。”

這時侍者端了湯過來。我點的是洋蔥湯，喝了一口後，我問莉莉“伯父是怎麼想通的？”

原來，上星期天，莉莉爸爸的一位老同事易叔叔來看他，這是莉莉媽媽瞞著她爸爸找來的。她擔心她爸爸那一天真的想不開做出傻事來，特地把她爸爸最信任的一個老朋友找來。易叔叔聽了莉莉爸爸的訴苦後，告訴莉莉爸爸以前曾看過的一篇文章的內容。

女人一生扮演三個角色：女兒、妻子、母親。其中第一個及第三個角色皆很稱職，第二個角色只是階段性的。在女兒的階段，女人展現的是小鳥依人、我見猶憐、含苞待放的樣子。這一段時間大約有二、三十年。接著成為妻子，快則一、兩年，慢則四、五年，便當上母親。母愛，數千年來被人們歌頌著，這是女人最擅長的一個角色。專職母親，直到小孩長大成人，這又是二、三十年。造物者為了生命的延續，設計出女人有女兒及母親的天性，一個是己身所從出，一個是從己身所出。妻子，是為了將女兒及母親連起來的橋樑。從這一頭到另一頭，橋雖然重要，沒有它不行，但它的功能只是路過用，人不會一直停留在橋上的。

孩子長大前，先生對另一半為小孩每天從早到晚忙進忙出，心存感激。等小孩長大了，或是離家或是已可以自我照

顧，女人終於可以喘口氣了。過了大約五十年依附、陪襯、後盾的角色，也想走上伸展台，發揮一番，過過自由自在的日子，享受不用時間一到就得趕回家的生活。幾十年下來，那些當年讓先生覺得不過是女人家的瑣碎小事，為女人累積不少人脈。美容、保養等，那些先生一向認為沒有內涵，只有女人因太空又錢多才會去追逐，男人是不屑一顧的，卻也為女人累積不少養生經驗。當女人走出家庭時，發現世界真可愛。當年為子女成績，先生職務高低，比來比去而心存芥蒂的朋友，如今船過水無痕，感情都很好，而這樣的朋友還真不少。更重要的是大夥身體依然健康。這時先生或者曾經讓他自豪的事業，已發展到瓶頸，或者已退休了。離開他往昔認為應該是專屬於男人的戰場，解甲卻無田可歸，只能守著那三十坪的屋子。當年成功男人背後的那個小女子，自關戰場去也，而男人卻只能緬懷戰場。更糟糕的事，一向也讓他自豪，認為看病是女人專利的硬朗身體，因疏於保養與維護，經常發出呻吟。三十年來，一起打拼、一起吃飯喝酒的同事、朋友，如今大部分與他一樣，深宮怨夫一個。再說那可愛的女兒，如今整天在外，唯男友是從，一副擔心嫁不出去的樣子；那小時候志向頗高的兒子，如今只知討好女朋友，好像沒想到以後的下場只不過與老爸一樣。

這就是男人的宿命，把它想成政黨輪替好了。上帝倒也未虧待男人，只是先甘後苦較難受些。

易叔叔說完故事後，問莉莉爸爸“你跳樓，大嫂會很傷心嗎？”“會吧！”“很傷心？”易叔叔又問一句。“最多只會有點傷心吧！”遲疑一下子又說“我猜傷心一陣就感

心在南方

到終於解脫了，不用再受我的氣。”莉莉爸爸自我解嘲地說。“那你想誰會很傷心呢？”易叔叔追問。莉莉爸爸沈默一陣，嘆口氣說“我那兩個女兒。”“你有沒有希望如果，我是說如果，這樣講好了，你不小心掉下樓，大嫂會很傷心呢？”易叔叔再問。莉莉爸爸不講話了。

接著易叔叔又對莉莉爸爸開導一番：身體不好，又常亂罵人，別人更不想親近你。想要氣別人其實是氣到自己。家人不想受你的氣，往外發展，快樂的很。剛才我聽到莉莉在電話中，與朋友討論“時時刻刻”那部電影，我猜你還沒看過，我還猜她們看電影也不想找你。你以前把她們母女當做你最心愛的人，整天想著要給她們什麼，要替她們做什麼。易叔叔又指著莉莉媽媽說“我記得你以前常得意地告訴我們‘那個女孩，什麼都不會，沒有我怎麼辦？你們誰有本事照顧她？不嫁我她要嫁誰？’”講得莉莉爸媽都臉紅起來了。“依我看，這個女孩三十年來沒什麼變，變的是你。”

最後，易叔叔又指著莉莉家那隻小狗混混說“你們養狗很久了，你照顧小狗總不會想要小狗以後也照顧你吧！不論你自認以往對大嫂多好，當時你就已得到了回報，那就是喜悅。以前辛苦的付出，不是只要一看到她們笑顏逐開，就心滿意足了嗎？這樣講也許聽了刺耳，其實要這樣想才比較愉快。少年夫妻老來伴，就是伴而已，不是看護，也不是菲傭。有老妻做伴總比混混做伴有趣，更何況大嫂比混混可愛多了。”易叔叔把爸媽逗的笑呵呵，家裡已很久沒有這種歡樂聲了。

易叔叔離走前還開玩笑地對莉莉說“記住，男人是很脆

弱的，愈老愈脆弱，以後要多同情你老公。還有先不要帶男朋友來你們家，否則他看到你爸爸，想到以後可能會遭遇同樣悲慘的命運，就不敢娶你了，遺傳是很可怕的。我得走了，免得大嫂打我。”

莉莉顧著說話，她點的羊排只吃了一半。我倒是津津有味地把菲力牛排吃完了，真是入口即化。我還納悶剛才點菜時沒問我要幾分熟，原來就是這麼恰到好處。餐廳就該這樣才對，常東問、西問，那我乾脆自己做好了。莉莉結完帳後，侍者請我們到樓下用甜點及飲料。莉莉咖啡喝一半，放下杯子說，她還要去漢神百貨，給她爸爸買做沙拉的材料。“下次來我們家吃飯，爸爸說他要復出，開始做菜了！”

與莉莉互道再見後，我又坐了一會，想起爸爸生日快到了，易叔叔又說男人愈老愈脆弱。這裡離五福路的小王子不遠，遂徒步走到小王子為爸爸訂一個生日蛋糕。看看時間還早，過馬路到對面的敦煌書局。喔，月旦簡明六法，第六版今年三月剛出版。這些法律的書幾乎每年出新版，每版都有一些增訂，考試常考那些增訂的部分。想到今年秋天要考的試(有朋友戲稱為秋決)，忍痛買了一本。

回家後想看看這一版多了些什麼，靈機一動，翻到民法第四編親屬的第二章婚姻。在第三節婚姻之普通效力，有夫妻之冠姓、同居義務與別居、住所、日常家務之代理權，及家庭費用分擔等，幾條關於夫妻之間相處的法規。倒是沒有家事該誰做的規定。不過本節最後有一條 91 年 6 月 26 日增訂的條文，引起我的注意：

夫妻基於獨立平等之人格，對於婚姻共

心在南方

同體之維持，均有責任。

嗯，這一條可印給莉莉參考。(92.4.14)